



##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九年

临时逐字记录

## 第七二四四次会议

2014年8月19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成员： 阿根廷..... 佩瑟瓦尔夫人  
 澳大利亚..... 昆兰先生  
 乍得..... 曼加拉尔先生  
 智利.....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  
 中国..... 王民先生  
 法国..... 拉梅克先生  
 约旦..... 哈穆德先生  
 立陶宛..... 穆尔莫凯特女士  
 卢森堡..... 卢卡斯女士  
 尼日利亚..... 萨尔基先生  
 大韩民国..... 吴浚先生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卢旺达..... 恩杜洪吉雷赫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邓恩先生

## 议程项目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世界人道主义日

2014年8月5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4/571)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上午10时05分开会。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 世界人道主义日

#### 2014年8月5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14/571)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先生和联络处主任及共同创始人马苏德·卡罗哈伊勒先生。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毛雷尔先生，他在日内瓦通过电视会议参加今天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4/571，其中载有2014年8月5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关于审议中项目的概念说明。

我要热烈欢迎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常务副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为纪念世界人道主义日倡议召开关于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的通报会。本议题对于提高认识和动员行动，以及改进我们对陷于冲突和灾难的人的救助，是至关重要的。

世界人道主义日的设立是为了纪念2003年8月19日巴格达运河饭店联合国驻地的爆炸事件。它专门纪念那些为了人道主义要务而以身殉职的所有工作人员和伙伴。从那以来，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索马里和阿富汗等地目睹了针对联合国人员和驻地的令人震惊的悲剧和恐怖行为。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在我们的脑海中仍然记忆犹新。

来自联合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奋不顾身地协助世界各地千百万受冲突和自然灾害影响的男女及儿童。他们在一些最危险的地方工作，冒着极大的风险帮助迫切需要援助的人们。

然而，他们的安全过于频繁地遭到有人以最卑劣的方法进行的破坏：威胁、袭击和使用非法战争手段危害生命或损坏提供援助所需的基础设施。这种行径是我们在当今世界看到的残暴画面的一部分。冲突各方为了获取政治和军事利益，往往无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以平民为打击目标。他们实行集体惩罚，煽动种族暴力，阻碍人道主义援助，袭击人道主义行为体。这无异于缺乏人性。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趋势在恶化，而非好转。

去年被绑架、受重伤或被杀害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据报道有155人被杀，171人受伤，134人被绑架，与2012年相比增加66%。根据目前初步资料，2014年到现在为止，已有79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被杀，33人受伤，50人被绑架。2014年第一季度，仅在索马里就有十多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被绑架或拘押。最近几周，一些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在南苏丹和加沙遇害。

这些罪行的后果不仅影响到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及其家庭，也影响到数百万因为暴力破坏得不到援助的民众。还影响到无法接受疫苗接种的儿童，影响得不到救治的病人和伤员，影响到被迫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难民。

近年来，此类事件大多数发生在六个国家，即阿富汗、巴基斯坦、索马里、苏丹、南苏丹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努力拯救本国人民生命的本国人道主义工作人员。

我们在哀悼这些损失和指出许多受伤或被绑架者的困境的同时，绝不能接受这种结果是在危险环境下作业的必要代价。我们的共同责任是，竭尽所能为人道主义工作者提供安全及其开展拯救生命的工作所需空间。

绝不能将人道主义行动政治化，必须明确区分人道主义行为体与政治或军事行为体。这种区分是重要的，即使在军事目标是保护平民的情况下。这些界限一旦模糊，对人道主义组织的看法可迅速和从根本上改变，使之面临更多的暴力。因此，政治和军事行为体必须尊重人道主义行为体以公正、中立和独立的方式开展工作的需要。对话探讨如何最有效地保持这一区别或求得平衡，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工作。

为政治、军事和安全目的滥用人道主义行动是危险的。那将损害人道主义行动的诚信，可能严重危及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及其受援者的生命。尊重公正、中立和独立的人道主义原则，是赢得冲突各方和受影响社区接受的关键。这必须包括维护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与冲突各方接触的能力。这种接触有助于达到人道主义的目的。我要强调，这并不赋予非国家团体合法地位或政治合法性。在这方面，在急需人道主义行动的冲突局势中，安全理事会可发挥明确的作用。因此，主席先生，我们特别赞赏你组织本次通报会。我谨建议，四项行动尤为重要。

第一，安理会可经常要求冲突各方遵守其法律义务，并在它们不遵守时予以谴责。第二，安理会可确保，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措施，如和平协议谈判或部署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保持政治、军事和人道主义目标的明确界限。人道主义努力至关重要，但不能代替解决冲突根源的政治行动。第三，安理会可对违反其尊重和保护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平民义务的冲突方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第四，安理会可利用它所掌握的所有工具，追究袭击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及其资产者的罪责。这意味着，支持国家层面的调查和起诉，建立特别刑事法庭或混合安排，利用调查委员会和实况调查团，以及将相关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让我们记住，这种罪行的罪犯劫持平民，蓄意散布恐惧，利用恐吓来达到其目标。绝不能容许他们成功。

最后，我谨强调，我前面提到过，袭击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设施的行为是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趋

势的一部分。在这里，我指的是在武装冲突中袭击平民的不可接受和懦夫行为增加和不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现象日趋严重的可悲趋势。我们不接受越来越多的缺乏人性的现象，相反，我们必须制止这一现象。

在今天世界人道主义日，让我们缅怀受难者，保护在灾区和战争前线作业的英雄们，竭尽所能帮助他们，帮助我们各方在动荡和暴力的艰难时刻减轻世上人们的痛苦。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常务秘书长的通报。

我现在请毛雷尔先生发言。

**毛雷尔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邀请我在安理会的这次重要讨论中发言。

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主席，我代表13000人，其中许多正在动荡和危险的环境中工作。他们的安全始终令人关切。作为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的领导人，我特别认识到成千上万志愿者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承担的可怕风险。可悲的是，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暴力和暴力威胁不分国界、肤色或宗教。它们疯狂不加区别，影响我们所有人，无论我们是为联合国、红十字会还是为当地非政府组织工作。

人道主义工作顾名思义离不开人道主义工作者，没有人道主义工作者就没有援助。道理很简单，但其中隐藏着在今天易发生暴力的环境中工作的人道主义组织面临的极端复杂和艰巨的任务。这项任务是向需要援助的人们提供援助，同时保证这些组织的人员安全。不允许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开展工作并积极确保他们的安全，就不可能有有效的行动。

在武装冲突的环境中工作始终是危险的，而且将永远如此。然而今天，类似我们这样的组织在其间作业的高风险战斗地区的数量众多，进一步加剧了原来固有的某些危险因素。已经出现急剧变

化，如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各种安全限制下作业。虽然冲突未必比过去更加激烈，但援助人员面临更大的危险。武装团体派别林立，其中许多指挥机构不明，小武器轻易可得，多种动机参杂交织和将保安任务外包给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等现实状况，改变了我们的作业环境。

在新的和影响深远的社交媒体的助长或帮助下，宗教原教旨主义回潮及恐怖和暴力蔓延，新人物应运而生，他们正在改写规则，以适应他们不断变化的议程。

由于这些变化的结果，我们委婉称之为“安保事件”的数量成倍增加。由于所涉风险，过去十年，有能力、被允许或愿意在冲突环境中作业的组织数量大幅度减少。这意味着，要求采取人道主义行动的呼吁得到响应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接上段）一些个人和团体对人道主义行动持负面看法，由此导致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蓄意袭击，这是国际社会必须正面应对的一个问题。实际上，解决办法是存在的。请允许我提出几个基本要点，要使人道主义工作者有效、安全地履行职责，就必须接受和落实这几点。

首先也最重要的是，必须提醒我们自己，保护武装冲突环境中的人道主义工作者是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承担的一项义务。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必须尊重并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及其完全用于人道主义行动的物品。这是一种绝对义务，适用于国际和非国际武装冲突。这不仅是冲突的实际当事方不可避免的义务，各国也有集体责任维护这项规则，因为它们有责任确保整个人道主义法得到遵守。

第二，军事、政治和人道主义活动的界限模糊，给人道主义行动和人道主义工作者带来了切实的威胁。由于人道主义工作者决心在他们努力帮助的民众的附近开展工作，因此其立身之本是其自身而且在外人眼中看来保持中立与公正。任何企图利用人道主义援助的做法或混淆人道主义目标与政治目的的图谋，都会自然而然地增加他人敌意看法的

危险，也会给实地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带来更多的危险。

纵观当今大多数危机，缺乏的是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尊重其行动所依据的原则、从而确保人道主义行动享有单独空间的强有力的政治意愿。不论在做出何种平行努力来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这一点都刻不容缓。人道主义行动绝不能成为政治上不作为的遮羞布。不能指望人道主义工作者承担这种负担。

我的第三点意见是，安全与接受密不可分。没有这两者，人道主义工作者就很难安全地接触需要帮助的民众并提供公正的援助与保护。接受取决于人道主义组织能否与当地社区和其他方面接触。这意味着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谈人道主义法和原则，获得明确和充分的安全保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旨在通过各层面的广泛外联并与有关各方不断对话，确保其工作人员享有更加安全的工作环境。这是我们的主要战略。我们称之为减少威胁战略，我们执行该战略的办法是与那些掌控我们行动所受威胁程度的当地联系人打交道。必须让这些实体理解我们的目标，明白我们的行动纯粹是为了人道主义目的。

更基本的是，必须提及，若要开展安全管理，人道主义组织就必须订立这方面的专业标准并开展培训。不同的组织使用的模式不同。一些组织，如联合国系统的机构采取了一种集中管理的做法，由总部发挥重要作用。另一些组织，如红十字委员会，则采取了一种较为分散管理的做法，决策权主要下放到实地。无论采取何种模式，重要的是要愿意寻找加强人道主义工作者安全的最佳组合。

我愿在此提一下过去两年半来由红十字委员会牵头的“危境中的保健”倡议。该倡议提供了关于保健工作者一其中多为人道主义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一所面临威胁的有说服力的信息。在对一些最危险的情况一如穿越检查站、紧急疏散以及保健设施附近部署着军队一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向武装实

体、立法者、卫生当局、救护车提供方以及其它许多方面提出了建议。红十字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将在今年秋季的大会会议期间联合举办一个关于保健与暴力的活动，我们希望许多国家、包括安全理事会成员参加这次活动，讨论这个重要议题。

我愿简要提及的另一个红十字委员会倡议是我们所称的“更安全准入框架”倡议。该框架涉及与50多个国家的红十字和红新月会广泛磋商，探讨如何妥善查明在确保随时享有行动准入与接受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并予以应对。该倡议旨在提高各国红十字协会提供援助的能力，同时减少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面临的风险。

最近非国家实体和政府军队袭击人道主义组织的事件表明，援助组织并不总是因为其作用与责任被误认而成为目标；有时，将其作为目标是精心策划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一部分。这些袭击是蓄意的，袭击的实施者不会因为对人道主义任务授权或安全规程作出缜密解释而感到震慑。对红十字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来说，要设法应对这种敌意可能是一种无法克服的挑战，因为它们对红十字会的行动模式及其接触社区的能力本身构成了威胁。国家和其它冲突方必须集体团结起来，制止这种做法。

当前的政治环境急需严格开展人道主义活动的公正不偏的组织。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成员国致力于支持武装冲突期间和其它暴力局势下需要帮助的民众。我们决心不辜负下列原则：红十字和红新月只站在受害者一边。

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的生命不是某个具体国家的责任，而是所有国家和社区出于真正普世价值观而担负的责任。它理应得到今天在安全理事会受到的这种充分关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毛雷尔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卡罗哈伊勒先生发言。

**卡罗哈伊勒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向安全理事会通报阿富汗的局势，特别是不安全对当地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影响——这是他们及其所帮助的弱势社区均面临的一种危险。

如安理会所知，阿富汗冲突正变得更加紧张。最近暴力的升级——例如，7月份阿富汗东南部一颗汽车炸弹杀死了至少89名平民——令人对近期安全局势将有所改善不抱什么信心。2013年平民伤亡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14%，是2001年以来平民伤亡人数最多的一年。这使阿富汗平民面临复杂的现状，他们越来越多地成为直接目标，或在交火中被殃及。人道主义工作者和发展工作者也面临危险，因为他们与其帮助的弱势社区一道站在前沿。阿富汗被称作世界上援助工作者最危险的地方。

我想在本次通报中强调四点主要意见：暴力对阿富汗援助工作者的影响；危险从国际组织向本地工作人员的转移；必需更好地保护本地工作人员；以及如何改善这种状况。

第一，阿富汗人道主义工作者受到暴力首当其冲的影响，无论他们是为谁工作。阿富汗境内的人道主义工作者伤亡人数居世界首位，几乎是邻国巴基斯坦的四倍。2001年以来，已有895名援助工作者遇害，包括325人遇害，253人受伤和317人被绑架。去年是迄今针对人道主义工作者暴力最为严重的一年。

然而，这些堪登头版头条的数字并没有说明是谁受到影响。多数情况下，阿富汗国民受不安全的影响最大。阿富汗援助工作者占受害者的88%，伤者的89%和被绑架者的89%。这也并未说明全部情况：当地的许多组织并不报告其工作人员遇害事件，因而真实的数字可能高得多。例如，2008年，我们组织的四名工作人员在阿富汗有争议的东南部地区的帕克蒂卡省遭绑架，另一名工作人员在谈判释放这些人员时遇害。由于尊重家属不公开事件的意愿，我们没有公开这起事件。其它当地组织也确认有类

似做法。统计数字告诉我们的，只是关于本地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在阿富汗工作前沿遭受暴力情况的一部分。

第二，阿富汗人道主义工作者伤亡惨重的部分原因是，国际组织目前使用本地工作人员和本地组织来减少它们自己的安全风险。对援助人员的袭击不成比例地影响本国工作人员。例如，在安全事件涉及的联合国工作人员中，有85%是阿富汗人，对国际非政府组织来说，这个比例是76%。这意味着对阿富汗本地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特别是那些为联合国工作的人来说有不同的价值。

此外，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的安全安排往往使本地人道主义组织变得更不安全。随着用于保护国际人员的安全措施得到加强以及这些人员的行动受到限制，本国工作人员的风险增加了。本地工作人员承担起进入危险地区的更大责任，而国际人员则留在驻地。

社区以及与之相关的叛乱活动很难区分在实地开展工作的不同组织。它们把援助组织与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等国际驻留联系在一起，并把所有这些组织视作合理的目标。许多援助组织，包括联合国的办事处越来越像军事堡垒，有武装警卫，而且通常用阿富汗警察来在实地提供护卫，这种情况对为它们工作的本地人员和组织的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在阿富汗，对本国和国际组织来说，认为人道主义组织中立或不偏不倚的看法已大大减少。事实证明，这导致了阿富汗人的巨大生命损失。

第三，保护阿富汗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处理的复杂问题。人们指望大多数组织中的阿富汗人承担比其国际伙伴更大的风险，仅仅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国籍会给予他们某种保护。在阿富汗，情况不再如此。仅仅因为组织是本地组织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脆弱。人道主义应急行动的责任继续被推到我们寻求援助的脆弱社区身上。

本地人道主义工作者很少得到与他们的国际同事一样的安全安排。这种不平等状况利用许多阿富汗人对于人道主义部门工作机会的依赖，许多人不得不接受危险的任务，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

尽管生命的价值难以衡量，但听到一个国际捐助者说，它们没有预算经费来赔偿我们工作人员可能的死亡——正如我的组织在2008年的情况一样——是难以接受的。如果国际组织把任务分包给本地组织，以便减少对它们自己国际工作人员的风险，情况尤其如此。这种暗示信息，即阿富汗工作人员的生命价值比较低，而且是可以消耗掉的，令人难以接受。

我们都知道，阿富汗未来将发生更多暴力。冲突日趋复杂，援助人员不得不对小股活动的叛乱分子、本地武装团体以及犯罪团伙。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空间将继续缩小，提供援助的负担将继续转移到阿富汗人身上。

最后，我要就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可以做些什么来加强对本地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保护提出建议。

第一，保护和平等从监测风险开始，不仅为国际工作人员和援助组织进行监测，也要为本地工作人员和援助组织这样做。

第二，在像阿富汗这样旷日持久的局势中，必须消除国际和本地工作人员之间人为的等级之分。援助界可以加强它们与本地组织的伙伴关系，而不是使用资金来让国际援助机构“躲入掩体”。不过，这不应意味着把所有风险或责任转移给本地组织。也应加强对它们的保护。

第三，协商准入不应建立在零敲碎打的基础上，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这方面，联合国应发挥牵头作用。现在是与冲突各方公开交谈和谈判明确的准入准则的时候了。尽管采取了一些举措来讨论准入问题，包括在瑞士政府支持下由非政府组织牵头作出的努力，我的组织也参与了这一努力，但实

际谈判却各自为政，零敲碎打。迫切需要为透明和开放的谈判制订统一原则，无论这些组织是本地组织，还是国际组织。

第四，安全理事会必须追究犯下侵害援助人员罪行的人的责任。

阿富汗的组织认识到，它们将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在国际组织不再能够提供援助的地方提供援助。许多组织愿意承担这一负担。但是，国际社会必须做更多工作来保护这些组织，并使它们能够保护自己。这包括能力建设、赋权这些组织为所有需要援助的人提供援助，并且提供充足的供资机制，使这些组织能够减轻风险。

我们不能再维持现状，本地援助人员不能再为了完成任务而冒生命危险。

主席先生，感谢你允许我与安理会分享本地组织对这一非常重要事项的看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卡罗哈伊勒先生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根据S/2010/507号说明——其中的规定促请安理会成员和非安理会成员发言不超过5分钟——我们打算在到5分钟时限的时候，使用发言者话筒环圈上闪烁的灯光来予以提示。我大力鼓励安理会成员5分钟一到就立即结束发言。

**卢卡斯女士**（卢森堡）（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团组织本次通报会，介绍武装冲突中保护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情况。我还要感谢各位发言者所作的通报。他们描述的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需求从未停止过增长，同时部署人道主义行为体的工作由于其安全受到威胁而日益受到阻碍。数字可说明一切。2013年是一个新的高峰，发生了251起袭击，155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丧生。这是过去十年中受害者人数最多的一年。遗憾的是，2014年的

初步信息没有显示任何改善。尽管离今年结束还有几个月，但正如常务副秘书长所指出的那样，已丧生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人数已经超过2012年记录的因暴力死亡人数。

保护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主要责任在东道国身上。然而很多情况下，在冲突局势中，当局既没有手段，也没有意愿来行使这一职责。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非国家武装团体大量增生的因素。

人道主义行为体的伙伴必须认识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为它们提供必要的资源和灵活性，以便根据安全条件施加的限制来调整它们的规划。同样重要的是，掌握有关安全威胁信息的人必须尽快与在实地的行为体，包括非政府行为体分享这些信息，因为这些行为体往往直接面对这些威胁。联合国的“共同拯救生命”倡议是这方面良好做法的范例。我们认为，应当继续和加强此类倡议。

2003年，在联合国驻巴格达总部遇袭之后，安全理事会通过了重要的第1502（2003）号决议。自那时以来，在安理会许多有关国家局势或专题问题的讨论中，保护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紧迫性恰当地得到了考虑。把这个问题纳入主流的努力必须继续。

考虑到行动环境发生的演变并且有鉴于不安全状况日益加剧，我们认为，现在，我们应当审查第1502（2003）决议，努力回顾自其通过以来出现的事态发展——其来龙去脉——以及界定安全理事会在这一情况中的作用。我们认为，此类讨论应考虑到一个与日俱增的认识，即国际维和努力必须与改善武装冲突地区平民的人道主义状况携手并进，人道主义需求得不到满足有可能助长已经脆弱和危险的局势变得更加不稳定。然而，打破暴力和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必要性不应产生消极影响，即导致人道主义援助偏离其主要目标和为政治目的操控此类援助。人道主义行动绝不能取代政治行动。叙利亚局势使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与此同时，被围困的人们迫不及待地要找到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他们需要

人道主义援助，而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订立的最基本人道主义原则，他们有权获得人道主义援助。

在巴格达袭击的背景下通过的第1502(2003)号决议在序言部分第5段明确地重申，“国际法已规定一些禁令，禁止蓄意和故意攻击依照《联合国宪章》参与人道主义援助或维持和平特派团的人员，这些攻击行为在武装冲突情况下构成战争罪”，并回顾“各国必须结束对这类犯罪行为有罪不罚的情况”。提及保护人道主义援助的工作人员不可避免地导致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问题和我们可以用来打击对那些违反法律的罪犯有罪不罚现象的各种工具。与有些人一样，我们也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按照赋予它有关这一问题的权力，不论是需要设立调查委员会、制裁机制，还是将局势转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在这方面担负起全面的责任。

今天，在世界人道主义日，我们缅怀所有那些为履行对我们中最脆弱人群的承诺而献出生命的人。我们向成千上万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致敬，他们日复一日地为需要帮助的民众提供帮助和援助，籍以证明他们非凡的献身精神和勇气。我们应该把一切可能的援助和保护归功于那些人道主义英雄。可以指望卢森堡无条件地支持这一方面的任何倡议。

佩瑟瓦尔女士(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在世界人道主义日，我要感谢联合国召开本次辩论会，并提交概念说明(S/2014/571,附件)。我们还要确认常务副秘书长、毛雷尔先生和卡罗海伊尔先生与会，并对他们表示感谢。

我还要向联合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许多组织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表示敬意；他们在冲突地区提供服务，其目的是为了帮助这些冲突中的受害者。我特别要怀着尊敬和仰慕之情，缅怀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并缅怀所有同他一样为这一事业殉职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

多年来，秘书长在有关这一问题的各份报告中都指出，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状况仍然令人遗憾。与此同时，蓄意袭击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已变

得司空见惯。从2003年巴格达袭击事件起，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袭击事件继续发生，数量惊人。过去数十年来，绑架事件数量不断增加，情况令人担忧。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享有的特殊保护这方面的侵犯行为也变得司空见惯，无论从南苏丹到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还是安理会讨论的其他局势看，情况都是如此。国际人道主义法还通过基本原则来保护平民，使其免受武装冲突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区别对待原则——这是战斗人员义务的基本准则。这一原则还保护学校等平民设施。

另一项基本原则是对那些向平民和伤员提供援助的人提供特殊保护。因此，1949年的《日内瓦四公约》及其1977年议定书和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受特别保护的对象中都包括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考虑到要保护受害者，就必须有适当的人员和手段，包括医疗和其他设施以及运输手段，因此，国际人道主义法还保护提供这类援助的手段。所有这一切对于包括受伤者在内的平民生死存亡都至关重要。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作为平民人口的组成部分也受到间接保护，因为平民是根据区分平民和战斗人员的基本原则受到保护的。

尽管有这种保护，但正如武装冲突局势中的平民越来越多地面临遭受蓄意武装袭击和其他形式暴力——例如暴力侵害妇女、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恫吓、绑架、骚扰以及非法拘留等——侵害的风险那样，参加人道主义行动的人员也面临遭受这类袭击的风险。对人道主义运输队的侵犯行为和对它们所运货物的破坏与掠夺行为也变得司空见惯。

有鉴于此，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联合国必须继续致力于保护在武装冲突地区的平民，并保护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考虑到这一点，阿根廷认为应当考虑采取一系列措施。

首先，必须做出更大努力来促进对国际法，尤其是人道主义法、人权法和难民法的充分尊重。在阿根廷于2013年8月组织召开的一次公开辩论会(见

S/PV.7019) 期间, 这是被强调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继续是保护工作所面临的一项基本挑战。

其次, 应当请秘书长根据第1502(2003)号决议的精神, 向各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报告有关袭击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情况, 并提出增进其安全的各种措施。还应请秘书长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提供有关这类袭击的信息。

第三, 安理会需要继续加强其对调查实况的承诺, 并且继续不懈地打击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包括侵犯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行为有罪不罚的现象;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 这种行为构成犯罪。

最后, 我还要强调指出的是, 冲突各方应当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 以保证人道主义行动——包括装载货物和设备——获得有效而及时的准入。在世界的一些区域, 确保人道主义准入的唯一办法是将保护平民的任务授权纳入维和行动。我还要强调指出的基本准则是, 当事一方未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所规定的义务并不是另一方辩解实施侵犯行为的理由。我们需要学会以一个更加公正和更少暴力的世界的名义体现并重塑最人道的行为。这是我们不言而喻的责任, 而对于受害者来说是一项必需的工作。

最后, 在世界人道主义日, 我要再次表示我们同武装冲突的受害者休戚与共, 并向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致敬。他们每天都在表达和体现现代哲学家所说的话, 即, 善行在阴影下所起的作用比在阳光下更有效。

**恩杜洪吉雷赫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联合国代表团及时组织本次重要的通报会。我还要感谢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先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先生和联络处主任及共同创始人马苏德·卡罗海伊尔先生各自所做的通报。

无论是关于专题问题, 还是国别局势, 我已在一些场合向安理会表达了我的关切, 即, 虽然最近在加强联合国保护平民的能力方面取得了进展, 但是世界各地冲突的特点仍然是, 普遍存在不尊重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各项核心原则的情况。这些核心原则包括有责任保护平民, 使其免遭种族灭绝和其他大规模暴行; 第2150(2014)号决议也重申了这一点。在不同冲突地区的战斗人员的所作所为无视法治, 包括无视区别原则和相称原则。(接上段) 不断对平民区和基础设施进行定点袭击, 加上使用重型武器把平民的生命至于危险之中。

不幸的是, 在2003年8月19日这一不幸的日子过去11年之后, 人道主义工作者在冲突区工作时仍然遭到攻击, 被杀害。当时对巴格达运河旅馆的恐怖主义袭击造成22人丧生, 其中包括我们今天缅怀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此外, 世界各地交战方所强加的各种歧视和限制继续阻碍着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 危及有需要者的生命。必须起诉此类行径的肇事者, 并追究他们的责任。我们再次呼吁冲突各方严格遵守国际法, 不要把人道主义工作者及其资产作为袭击目标, 停止将联合国及人道主义设施军事化, 以及允许受影响的人们不受阻碍地得到人道主义援助。

我们认为, 有效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需要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协调努力, 以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为基础, 制定确保广泛接受人道主义组织的公正、中立和独立的安全战略。这需要不断与所有冲突方接触, 在地方和全国等层面与相关政治力量建立信任。

由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仍然是联合国的一项基本任务, 人道主义组织有赖于本组织, 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在此领域的持续努力。维和行动在这一任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为它们通常是在实地为人道主义组织的运作创造条件的唯一可靠力量。安全理事会应该确保, 在批准设立维和任务特派团时就清楚表明在武装冲突中有效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

以及执行此类任务的方法，包括把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人身保护当成一个重点。

然而，正如常务副秘书长所回顾指出的那样，军事人员不应该直接参与人道主义行动，因为地方当局和人民在头脑中会把人道主义组织和政治或军事目的联系起来，从而危及其任务。然而，维和特派团应该帮助东道国加强法治，增强其保护、调查和起诉能力，以便确保追究责任。

我们认为，联合国和人道主义组织能够利用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与冲突各方建立信任方面不断演变的作用。由于其区域、文化、语言，甚至是宗教上的相近性，此类组织能更好地进行以了解情况为基础、顾及文化特点的活动，包括提高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各项义务方面的意识。此外，文化的相近性使区域组织能进入特定的冲突区，这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其他组织来说却是有风险的或是困难的。

最重要的是，因为冲突仍然是包括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不断上升在内的人类苦难的主要原因，我们重申我们的坚定信念：冲突预防是提供保护，包括为人道主义工作者提供保护的更好方式。我们应该首先设法处理冲突的根本原因，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和调解工具。在这方面，我们期待着主席国联合王国将于星期四召开的有关防止冲突的公开辩论。

最后，值此国际人道主义日，我要赞扬人道主义工作者及其组织在实地开展的卓越工作。他们不仅必须处理自然灾害不断增多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这主要是由于人为的气候变化造成的），而且他们现在还要面对令人关切的人为灾难——武装冲突——的突然增加，这些人为灾难需要安全理事会及其有影响力的会员国以解决问题的目的来考虑，而不是采取目前受利益驱动的方法。

吴浚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召开今天的会议。我还感谢扬·埃利亚松常务副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彼得·毛

雷尔主席和联络处的马苏德·卡罗哈伊勒主任分别作了内容详实的通报。

今天，当我们缅怀在2003巴格达爆炸事件中丧生的22名工作人员时，我们再次被提醒，我们必须防止此类悲剧再次发生。包括1994年《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在内的各类国际文书都申明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对他们的保护。安全理事会在2013年2月份我国担任主席国期间通过的关于保护平民的主席声明(S/PRST/2013/2)中谴责了针对人道主义人员的所有暴力行动，以及对维和人员的袭击。然而，目前的武装冲突所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使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日益暴露在比以前更复杂、风险更大的环境中。绑架联合国人员和非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事件在阿富汗、马里、苏丹和其他地方大幅上升。此外，过去几个星期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11名工作人员在对加沙的炮击中丧生，当时他们正不知疲倦地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这一令人不安的背景下，我想就如何加强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及其资产的保护发表几点看法。

首先，关于预防问题，许多当代冲突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国家和非国家武装行为体都不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因此，绝对至关重要的是增强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遵守情况，以此作为在实地保护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有力的预防措施。应该充分执行基本的国际人道主义法，诸如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1977年附加议定书，以及1994年《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同样重要的是，提高对尊重人道主义行动和人员的必要性的意识，尤其是在军队和安全部队中提高这种认识。

第二，关于保护问题，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在有效完成人道主义方案和人道主义工作者所冒的风险之间达成一种平衡。特别是，由于最近当地和国际民间社会组织的人道主义活动增加，对非政府人道主义人员的保护也成了一项紧急的挑战。联合国应该继续强化和改进其安全管理战略。就实际措施而言，有必要进一步制定指导方

针和工具，以支持对人道主义活动采取风险管理方法。与此同时，与相关政府和非国家方的对话将帮助人道主义组织更好地理解通常是不不断变化的安全局势，以及实地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第三，关于追究责任，确保追究对人道主义人员的袭击和其他侵害行为的责任至关重要。调查和起诉此类侵害行为的首要义务在于国家当局，但实际情况是，国家一级的起诉数量相对较小。

[接上段]因此，国际社会必须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以便加强国家层面的问责制。与此同时，可以设立调查委员会、事实调查团和制裁制度以及可能将案件提交国际刑事法院，以这些方式配合国家问责机制。

最后，我要向为需要援助的民众提供挽救生命的援助而献身的所有人道主义工作者表示致意。我们认识到，这种袭击以人道主义工作者为目标，给处境艰难的无数平民造成惨绝人寰的伤害。这是一个重大的经验教训，我们决不应该忘记。

**萨尔基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最近你带领安全理事会访问了索马里和南苏丹。在那里，访问团的成员亲眼目睹人道主义工作者可以改善和改变流离失所者以及受冲突影响的其他人员的生活。

本次在世界人道主义日之际举行的通报会非常及时。我们感谢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和联络处主任作了很有助益的通报。我们也感谢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先生阁下出席会议。他的发言振奋人心，他十分正确地提到缺乏人道精神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上午所讨论问题的核心所在。

11年前的今天，恐怖分子蓄意袭击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的巴格达总部，这一骇人的消息传来，举世震惊。这次暴行造成22人丧生，其中包括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另有100多人受伤。这次袭击对国际社会是一个警示，也使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严

峻的现实，在冲突局势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非没有严重的风险。

自发生2003年巴格达袭击事件以来，有数百名人道主义工作者遭到袭击、绑架或在执行任务之时丧生。这就是如今人道主义工作者在世界许多地方开展工作的现实状况。他们在履行崇高的职责之时，每天都面临这种危险。其实情况不必如此。实际上，也不应该是如此。

我们极为强烈地谴责这种卑鄙和令人发指的袭击事件，这种行为违反了人道主义工作者受到国际人道主义法高度保护的地位。为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提供保护的基础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对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作了明确区分。人道主义工作者不参与冲突，对他们发起袭击是不可接受的，也是不可辩解的。

国家对保护平民、包括人道主义工作者负有首要责任。然而，发生冲突的地方大多局势不稳，治理结构薄弱，而且缺乏国家权力机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极端团体、恐怖分子和犯罪网络不断扩散，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这种团体往往对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一无所知，或者是不予遵守。

由于存在形形色色的交战派别，因而在某些情况下很难与每个交战派别谈判人道主义人员和资产的安全通行事项。人道主义行为体在各自任务授权范畴内加强协调是一种应急的做法，可以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加强人员的安全。此外，还必须采取明智和充分的安保措施，以保护援助工作者。但是，应该大力确保此种保护措施不会妨碍援助工作者的通行中立，不增加对他们的敌对行动。我们注意到联络处主任就此所作的发言。

在这方面，我们还注意到采用了其他保护措施，如开展社区治安工作，人道主义机构越来越多地采用这种做法。尼日利亚重申，武装冲突当事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必须采取适当措施，确保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为了防止有罪不罚的文

化，我们呼吁各国确保对涉嫌袭击人道主义工作者的事件开展可信和及时的调查，追究这种行为肇事者的责任。有些国家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起诉此种违法行为，国际社会有责任将此种违法行为移交国际机制进行审理和采取补救措施。

最后，我们认为必须设法减轻袭击人道主义工作者事件的严重程度，并减少其次数。国际社会必须继续致力于探索以各种手段，在全球各个冲突地区保护他们的安全。我们衷心感谢人道主义工作者不顾自己面临的种种挑战，发挥大无畏精神，致力于减轻受冲突影响的民众的痛苦。我们向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过程中失去亲人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金女士（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利用今天上午安理会的时间专门讨论这个重要议题。我们感谢各位作了通报，以充分的事实提醒我们，数以百万计的平民受到威胁，陷入人道主义危机，在冲突中直接遭受袭击。如果没有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协助，他们的痛苦就会变得更加深重而难以言喻。世界正在经历着几十年来数量最多而且同时发生的重大危机。2013年底，有5000多万人沦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或难民。他们每人都需要某种形式的保护和援助。作为国际社会，我们依赖于人道主义工作者在危险的地点提供至关重要的援助，正如毛雷尔先生强调指出，他们依靠人道主义原则为自己提供保护。

今天，我们纪念联合国驻巴格达总部不幸被炸事件，缅怀为人道主义事业而献身的人们，与此同时，我们也向当前在世界某些最动荡不安的冲突和灾难地区手无寸铁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的所有人道主义工作者表示敬意。

人道主义工作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不可少，但他们也更容易受到伤害。蓄意攻击人道主义人员的现象已经成为冲突所特有的令人不齿的标志。2013年，对援助工作者的暴力达到新的严重程度。今天上午指出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我们要特

别提到对本国工作人员的影响，他们不顾自身安危，甚至在他们家人可能会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奋力挽救自己国家或社区民众的生命。正如我们今天上午所听到，2013年发生的大多数袭击是针对本国工作人员的，我们知道，统计数字仅仅是整个事实的一部分。令人愤慨的是，大力挽救他人生命的人恰恰因此而自己成为袭击目标。我们必须应对这个安全挑战。

国际法规定，保护平民、包括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是冲突各方的责任。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必须保护救济人员和医务人员。这些规则必须得到遵守。联合国房地也必须是不可侵犯的。学校和医院必须始终具有避难所的地位。《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旨在保护这些人员，并防止袭击联合国人员或财产的行为不受惩罚的现象。我们敦促所有国家加入这些文书。

人道主义界的工作与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袭击援助工作者的大多数事件发生在我们议程上的局势之中。在武装冲突中，平民和平民基础设施日益成为攻击的目标。在某些情况下，这是蓄意的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结果是，不允许向这些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做法，包括袭击试图帮助他们的人道主义者，变得更加系统化。简而言之，这种行为已经成为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叙利亚局势就是一个突出例子。正因为如此，安理会面对那里巨大的人类痛苦，一致通过了第2139（2014）号和第2165（2014）号决议，以此支持人道主义工作。

安理会早已认识到保护平民是我们的核心工作。为了保护平民，我们必须保护人道主义者并确保他们的准入。安理会必须利用其手头的工具这样做。在这方面，我们应当采取某些措施。

第一，我们必须确保充分执行关于保护人道主义人员的第1502（2003）号决议。但是，鉴于袭击人道主义人员的事件越来越多，安理会现在应当在这项决议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第二，我们应当继续给予维和特派团授权，以便酌情为本着原则开展的人道主义行动创造有利条件，就像我们在南苏丹所做的那样。其方式可以是支持和平进程，报告准入方面的挑战，以及采取旨在保护人道主义和联合国人员及设施并保持进出通道畅通的安全行动。在所有情况下，人道主义原则必须是最重要的。

第三，在已建立制裁制度的地方，我们应当对阻碍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实行制裁。

第四，安理会必须努力结束袭击人道主义者行为不受惩罚现象。必须在国内或国际法庭面前把凶手绳之以法。安理会应当表明它期待对袭击文职人道主义工作者的事件进行充分调查。当一个国家不愿意或者无力进行这种调查时，也许就应当成立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安理会有责任支持对袭击人道主义人员的事件进行起诉。例如，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安理会提交案件之后，国际刑事法院目前正在就袭击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的指控对阿卜杜拉·班达·阿巴卡尔·努宁进行审判。安理会有责任支持这种进程。

最后，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增多提出了独特的挑战。我们赞扬“日内瓦呼吁”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组织为推动这些团体遵守义务所做的工作。正如我们在处理武装冲突中的儿童问题时所做的那样，安理会应当继续探讨创新办法，促进这些团体遵守义务。

人道主义行动仍然是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的集体承诺的一个关键部分。我们不允许把针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袭击视为不可避免的冲突后果。人道主义工作者常常是保护平民的人。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保护他们。

**王民先生（中国）：**今天是世界人道主义日，安理会在此讨论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问题具有特殊意义。

我感谢埃里亚松常务副秘书长的通报，中方也认真听取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毛雷尔先生和非政府组织代表的发言。

今年是安理会通过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第1265（1999）号决议15周年。15年来，国际社会为保护冲突战乱中的平民、及时开展人道救援行动、帮助冲突受害者改善困境作出不懈努力，并取得积极成效。与此同时，随着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冲突局势日趋复杂，奋战在第一线的联合国人道机构及有关救援组织的人道主义工作者面临的安全环境和条件不断恶化。从伊拉克到加沙地带，从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到中非共和国，人道主义工作者不断受到各种形式的暴力袭击，有的甚至牺牲了宝贵生命。

中方高度重视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问题，谴责针对人道主义人员的袭击及暴力行径，向那些不畏艰险、在战火中无私奉献、挽救生命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表示敬意。中方支持国际社会探讨加强人道主义工作者安全问题，我重点谈以下四点看法：

第一、保护人道主义人员安全是冲突当事方义不容辞的责任。武装冲突中所有各方均应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等国际法及有关联合国人员安全公约，履行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的义务。对于袭击和伤害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暴力行为，国际社会应鼓励并尊重有关当事国开展调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并向那些需要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国家提供帮助。

第二、联合国人道机构及有关救援组织在冲突中开展人道救援行动时，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坚持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充分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避免卷入冲突或支持任何冲突方。这是人道救援行动赢得各方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也是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安全的重要保障。

第三、加强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保护，预防和解决冲突是关键。安理会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应积极开展政治斡旋和预防性外交，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谈判等和平手段化

解分歧，防止、遏制冲突升级，实现政治解决，从根本上缓解冲突局势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伤害。安理会授权部署联合国维和行动，可为支持人道救援行动顺利开展、保障人道主义人员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向人道主义工作者提供全面保护，需要会员国、联合国及人道救援机构采取协调一致行动，形成合力。联合国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深入分析和评估在冲突地区执行人道救援任务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在尊重当事国意见的基础上，与冲突方保持沟通与协调，加强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保护，并采取综合措施，有效应对各种针对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挑战。

穆尔莫凯特女士（立陶宛）（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联合王国及时召集关于世界人道主义日的本次通报会，并感谢三位通报人发人深思的发言。

面对空前数目的3级人道主义危机以及世界各地5000多万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道主义工作者尽职尽责的服务极其重要。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无私努力是我们人类最佳品德的见证，当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时，我们也必须谋求确保他们拯救生命的工作不会迫使他们付出最大的代价——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

上周，安理会访问了南苏丹，亲眼目睹流离失所者面临霍乱和其他疾病的威胁并处于饥荒的边缘，设法在恶劣的条件下生存，大约50000名儿童面临死于严重营养不良的危险。对许多流离失所者而言，联合国的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是他们唯一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受到了违反部队地位协定以及煽动和袭击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行为的威胁。本月早些时候，六名人道主义工作者被杀害。联合国南苏丹驻地协调员托比·兰策哀叹道：

“我不能想象任何人会这样做。一个来向你的孩子提供医疗护理和照顾的人却被你处死。这令人难以想象。”

然而，使人难以想象的是人道主义工作者在所有冲突地区面对的日益危险现状。2013年总共有460名援助工作者被杀害、打伤或绑架，这是历来最高的数字。2014年前八个月对人道主义工作者而言其致命程度也超过了2012年的全年。“人道主义成果”最近的报告指出，受害者人数与袭击率之比也继续上升。

当地招聘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特别容易受到袭击，他们占伤亡、绑架、骚扰、抢劫和恐吓行为受害者的大多数。

我们必须进一步努力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包括各国工作人员。必须立即解决有关冲突地区非国家行为体数量倍增、威胁越来越具有不对称性以及其他问题。

《罗马规约》将袭击人道主义工作者定义为战争罪。第1502（2003）号决议规定，联合国与东道国之间缔结的部队地位协定、特派团地位协定和东道国协定，应包括将袭击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行为定为应受法律处罚的罪行，以及起诉或引渡罪犯的规定。然而，我们看到将这些规定付诸行动的情形有多少？因为缺乏能力或政治意愿，在对侵害人道主义工作者的罪行追责方面存在明显漏洞。

各国必需确保将在其领土上袭击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联合国及其相关人员的犯罪者绳之以法。只要有罪不罚现象盛行，人道主义工作者面临遇袭和威胁生命的其他风险情况将不断增多。

就安理会本身而言，它应始终谴责对人道主义医疗工作者的袭击，而且应该对这种罪行追责，包括通过使用安理会掌握的各种手段，如制裁、指定标准、调查委员会、实况调查团、人权监察组报告和转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

正如《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1977年附加议定书所述，人道主义行动是以公正、中立和独立原则为基础的。这些是任何人道主义行动的基本特征；常务副秘书长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今天早

些时候也强调了这些特征。违反这些原则，可能给人道主义工作者本身，以及依赖其所提供之援助的民众带来严重后果。

在叙利亚，我们目睹公然违反公正和中立原则的行为，因为冲突各方，特别是叙利亚政权，一再阻挠人道主义援助，拒绝同意展开人道行动，而且改变援助对象，以此作为战争策略。安理会必须确保相关的人道主义决议得到全面执行，并在不执行的情况下进一步采取必要的行动。

我国代表团还对把乌克兰东部边界的人道主义准入政治化表示关切；在那里，企图提供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俄罗斯方面的军事行动在增加，侵犯乌克兰边界的行为还在发生，而且对反乌克兰叛乱团体继续支持。所有此类为军事或政治目的操纵人道主义准入的企图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精神和文字。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先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主席毛雷尔先生和卡罗海伊尔先生参加今天会议并提供实质性通报。

保护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是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的重要方面之一。今天，值此纪念世界人道主义日之际，我们谨再次向各国际人道主义机构人员表示敬意，赞扬他们的勇气和自我牺牲，履行向处境艰难的平民提供援助和缓解其苦难的重要职能。

在武装冲突持续不断的背景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无疑是最危险的活动之一。在这方面，安理会一再呼吁武装冲突各方恪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尊重和保护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人道主义货物，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人道主义货物、设备和工作人员出入安全、迅速、畅通无阻。

尽管国际社会采取各种措施，但是，确保人道主义人员和联合国人员安全的努力依旧受阻，而且他们的生命和健康仍受到威胁。我们对秘书

长有关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安全与保障的最新报告（A/68/489）所提供的资料和2013年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伤亡数字表示严重关注。与以往各阶段相比，这个数字创纪录了。今年7月，有11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工作人员在加沙流血冲突中死亡，而这场冲突尚未结束。

轰炸有巴勒斯坦平民避难的联合国学校事件震惊国际社会。数十名红新月会志愿者在叙利亚履行其人道主义职能时死亡。所有这一切再次证明，必须进一步调动会员国、联合国和人道主义组织的努力，旨在加强机制，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与保障。我们支持联合国秘书处为加强自2011年以来采用的新安全等级制度而开展的活动，也支持落实联合国旨在通过常备和行动的概念来保护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工作。

我们的立场是，必须认真调查每一个暴力侵害人道主义工作者的事件，必须将有罪者绳之以法。当然，当务之急必须是，人道主义组织要严格遵守大会有关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决议规定的指导原则。

今天的优先事项之一必须是采取紧急措施，向乌克兰东南部地区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人们记得，安理会某些成员曾经对基辅当局的“克制”表示钦佩，似乎要鼓励他们采取更鲁莽的军事行动。这种姿态现已导致数百名平民伤亡。乌克兰政府部队和雇佣军惩罚部队继续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城市和其他地点展开无区别的炮击，包括使用燃烧弹。显而易见的是，保护平民的唯一真正有效办法是立即实行无条件停火。我们已经一再这样呼吁。

在8月8日安理会会议上，乌克兰代表说，“乌克兰境内没有人道主义危机”（S/PV.7239）。和以前一样，基辅宁愿无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成千上万民众的困境，可这些民众却因为基辅的过错而仍然得不到水、电、药品、医疗援助和粮食。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已经注意到当地局势在不

断恶化，人道主义需求在增长。根据其数据，仅在8月10日至15日期间，就有22000多人逃离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鉴于这些情况，我们高度重视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努力将俄罗斯的人道主义援助成功地提供给疲于战斗的乌克兰东南部地区。

在这方面，我们得听多少毫无根据的政治影射啊！基辅当局以其自己的方式作出反应，强化敌对行动，其目的显然在于切断已与他们通过谈判商定从俄乌边界向卢甘斯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路线。对卢甘斯克及其郊区的炮击力度增大，而那正是计划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地点。尽管如此，但俄罗斯领导人的努力已见成效。所有技术问题均已得到解决，而且这一点已在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和法国最近于柏林举行的一次外长会议上得到确认。我们希望没有人继续试图阻挠俄罗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也希望能在再接下来的几小时内开始这一行动。与此同时，仍然迫切需要乌克兰方面保证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

最后，我谨表示，我们感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毛雷尔先生亲自积极参与组织向乌克兰东部人民提供俄罗斯人道主义援助；他们迫切需要这种援助。

**曼加拉尔先生（乍得）（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埃利亚松先生、毛雷尔先生和卡罗海伊尔先生的发言。

在今天纪念世界人道主义日期间，让我赞扬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努力。他们经常在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开展工作。我们赞扬联合国倡议举行本次会议。会议为我们提供机会，以忆及和赞扬为挽救他人生命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今天，平民及人道主义工作者在为世界各地的战争付出代价，而他们却往往成为冲突各方的袭击目标。今天，叙利亚、索马里、南苏丹、中非共和国和伊拉克的战争彰显联合国行动的不足之处，同时也突出了加强这一行动的必要性，以便最大限度地提供保护。

人道主义工作者和联合国工作人员履行其组织的任务，但是，在工作中他们自己却成为受害者，因为他们往往得不到任何保护。这让人灰心丧气，产生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归根结底，遭到质疑的是联合国保护平民行动的效力。大量人道主义工作者遇害是这种状况的必然结果。

然而，安全理事会保护平民的作用始终得到确认，并且仍是主要关切之一。在1999年2月12日的主席声明（S/PRST/1999/6）中，安全理事会强调了系统、普遍地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同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密切关联。

近年来，安理会反复举行辩论会的各项倡议和包括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1977年的各项《附加议定书》以及1994年的《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律武器的存在通常本应使局面改观。然而，许多挑战依然存在。

袭击平民和联合国工作人员事件的规模正在扩大。这是安理会成员为了改进而扪心自问联合国行动存在哪些不足的又一个原因。显然，为平民提供援助仍然有很多困难，而不幸的是，保护冲突国家中的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工作在国际上并不享有同样的手段和同样的政治承诺。有时，当安理会内部存在分歧时，会使保护平民的工作更加复杂。目前在叙利亚或乌克兰问题上，情况就是如此。

另一方面，对那些不存在争议的援助工作者的保护问题可通过落实现有的法律和政治机制得到大大改善。秘书长寻求大批国家遵守1994年《公约》的建议就是一条可探索的途径。该《公约》要求会员国不仅防止袭击平民，而且还要求对其提起诉讼并适当惩罚袭击平民者。同样，最大限度地执行1949年的《日内瓦四公约》及其各项附加议定书应会缓解局势。

我们支持安全理事会在第1502（2003）号决议中的想法，即，呼吁秘书长未来酌情把1994年《公约》的主要规定、包括防止袭击联合国行动工作人员的规定纳入现有的部队地位协定、特派团地位协

定和联合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将来通过谈判达成的东道国协定。今天，所涉的问题是如何防止这些袭击事件发生，并把肇事者绳之以法。而且，在设想对涉嫌或被判定犯有此类行径者采取的措施方面没有国际和国内的跟进系统。

最后，各国必须认清自己的责任，并依此行事。安全理事会必须将其工作侧重于预防方面，同时与有关国家建立真正的对话，以起诉那些对人道主义工作者、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当地工作人员犯下罪行的人。

**邓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及时召集本次讨论会。我还愿感谢各位发言者今天与会。

今天是巴格达运河旅馆被炸11周年，也是通过1994年的《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二十周年。值此纪念时刻，我们缅怀那些牺牲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者。我赞扬世界各地人道主义工作者、包括各国和当地工作人员的工作，并重申我们的共同看法：袭击联合国维和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者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人道主义工作者是国际社会向脆弱和孤立社区提供紧急援助的生命线。今天有1.08亿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现在，世界各地因暴力而流离失所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对于安理会是否有能力应对和平与安全威胁造成的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人道主义工作者至关重要。过去11年中，暴力侵害人道主义工作者的程度加剧；自2003年巴格达袭击事件以来，伤亡人数已增加了两倍。仅在去年，在30个不同国家就发生了251起暴力侵害援助工作者的重大事件。

在人道主义工作者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我愿强调美国的三个优先事项：确保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与准入；为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便利；以及，追究责任。

我们对2013年人道主义工作者遇袭事件日益频繁和遇害人数之多表示震惊，特别是在叙利亚；自内战开始以来，那里已有109名援助工作者被杀害、遭逮捕、被绑架或劫为人质。虽然环境危险，但是，阿拉伯叙利亚红新月的志愿者仍在继续为叙利亚人民提供亟需的援助。

用常务副秘书长今天上午的话来说，这些袭击表明了“人性的缺失”。它们不仅让世界失去了这些勇敢而坚定的人，还使弱势民众在恶劣的人道主义局势下无法获得关键的、挽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为确保援助工作者的安全与保障，美国重申，我们致力于人道主义行动的独立、人道、中立与公正。

今天，人道主义工作者越来越多地面临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去年11月，反叛分子伏击并杀害了为法国某慈善机构管理的一个扫盲项目工作的五名阿富汗人。就在昨天，安理会就联合国两名维和人员在马里北部周末的一起袭击事件中遇害发表了新闻谈话。本月早些时候，民兵设定目标并杀害了至少五名南苏丹籍的援助工作者。

我们强调，根据国际法，联合国行动所在的东道国负有为联合国工作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者提供安全与保护的首要责任。由此，我接着谈谈准入问题。由于工作人员的安保无法保证，国际人道主义界几乎无法进入的人道主义危机越来越多，美国对此深感不安。在叙利亚、伊拉克、中非共和国、苏丹、南苏丹和索马里以及其它地方，由于无法进入，千百万脆弱的民众无法获取亟需的食品、水、住所和药品。

我们呼吁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各方为立即提供充分、安全和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准入提供便利。如果得到相应的授权，联合国维和行动特派团可在为人道主义行动创造安全环境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欢迎维持和平行动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与联合国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之间的协作、协调与合作，特别是在任务授权包括为便

利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创造必要条件的情况下；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就是这种情况。

最后，必须杜绝暴力侵害人道主义工作者行径的有罪不罚现象。几乎没有追究过造成人道主义工作者以身殉职的责任。美国支持努力加大问责力度，把犯下侵害人道主义工作者罪行的人绳之以法。我们鼓励安理会利用调查委员会、实况调查团和制裁等手段，并支持国家当局调查与起诉。与此同时，我们鼓励安理会找到创新的解决办法，以应对非国家行为体给我们今天缅怀的鞠躬尽瘁的人道主义工作者带来的威胁。现在是安理会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哈穆德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团组织本次重要会议。我也要感谢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先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先生以及联络处主任马苏德·卡罗海伊尔先生所作的通报。

今天的会议是在我们庆祝2014年世界人道主义日和纪念2003年联合国巴格达总部遭受可怖袭击十一周年之际举行的；该次袭击夺走了联合国工作人员的生命。在这方面，我们向因公殉职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行为体致以他们当之无愧的敬意。我还要向所有为了在冲突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继续面对危险的人致敬。

最近，袭击联合国工作人员和与联合国相关人员事件的比例有所增加。事实上，对于频繁的武装冲突和持续的袭击，维和行动已经不再幸免于难。联合国工作人员面临威胁，甚至绑架以及阻碍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制约因素。所有这些都给特派团履行职责，以便满足受害者需求的能力造成消极影响。这些受害者包括平民，也就是国内冲突的受害者。

国际社会在冲突地区并没有驻留力量，而这一实际情况危及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生命。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负起其责任，以便在冲突地区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且在任务授权框架内为人道主

义行为体提供必要手段，以确保为人道主义人员提供必要保护，并且保证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能够获得援助。在冲突地区，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不足，削弱平民的力量；这意味着，安全理事会所签发的任务授权又有额外的负担。因此，确保为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提供必要保护，符合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重申，必需维护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并且必需执行这些规定，而同时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受冲突影响的平民，以便终结他们的苦难。我们还强调，冲突各方必需尊重他们根据相关公约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作出的承诺，而且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考虑到我们在加沙、叙利亚、伊拉克、苏丹、阿富汗、索马里、大湖区和萨赫勒地区等地方看到公然的大规模侵权行为，这一点应当是明确的。

我们还应侧重于我们能够采取的实际措施，以便更好地纪念世界人道主义日，并且确保此类行动的安全。

考虑到我们在联合国维和活动的理念、任务授权和特派团等方面看到的变化，我们已经摆脱传统的军事模式，继而变为多层面和多方面的行动，以包括保护平民的职责。这意味着，必须明确和毫不含糊地界定职责。还必须协调这些职责，以确保它们符合特派团各自的任务授权，执行这些授权有时需要进行澄清。安理会必须在《联合国宪章》框架内，为联合国特派团与人道主义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合作提供便利，确保为他们提供必要保护。为应对与袭击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相关的挑战，我们必须分析此类袭击的原因。这些袭击可以归咎于在界定人道主义行为体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职责未得到区分，因为在交战各方看来，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与军事部队有关联。因此，在人道主义行动方面缺乏明晰性。

我们还必须增强我们的努力，以便通过加强维和特派团内部的各项预警机制来促进预防这个层面，从而能够预见可能出现的状况，并且满足人道

主义之需和保护平民之需，以便应对平民和人道主义行为体在冲突地区面临的暴力波风险。

我们还必须确保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致力维护与中立、公允和独立相关的基本人道主义原则，以便他们能够在其自己与冲突各方之间建立信任，从而有助于减少以他们为目标的袭击次数。

最后，保护平民的主要责任在于国家。然而，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把可能改善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状况的实际措施作为重点，同时铭记某些有利于执行人道主义行动的保证措施。

最后，我要重申，必需把犯下此类侵犯行为的犯罪者绳之以法，并且追究其行动的责任。必须在国际法院对此类罪行的责任人追究其行为之责。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常务副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以及联络处主任所作的通报。智利赞扬主席倡议组织今天的会议。我们认为，此次会议特别及时，因为它适逢我们纪念世界人道主义日。

保护冲突地区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应当得到安全理事会的充分关注。事实上，本机构15年前便开始处理这个问题；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大量增加，而与此同时，蓄意袭击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以及这些人员在他们部署的危险地区遭绑架，甚至丧生的数量也一直在增多。这包括联合国及其参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有关机构和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根据援助人员安全数据库今天公布的信息，就去年的数字而言，受害者的人数增加了66%。

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必须遵循庄严载于《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日内瓦四公约》1977年与2005年附加议定书和《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的各项国际人道主义标准。必须确保人道主义机构根据人道主义原则开展其工作的条件。

我们强烈谴责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袭击；他们是在极其艰难的状况下履行其为武装冲突中的平

民——包括妇女与儿童——提供援助的任务。在诸如阿富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南苏丹、苏丹、索马里、马里，以及最近在加沙等地方，袭击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看起来是常有的事。这种行径可能构成战争罪，而且，为了防止有罪不罚现象，必须对这些行为的实施者展开调查并予以惩处。东道国政府必须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与保护担负起首要的责任，并且确保实施各国的究责程序、展开公正调查、进行公平审判和有效执行刑期。但凡情况不是这样，就应该求助于互补的国际司法机构，例如，国际刑事法院。

为了应对给这些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带来的威胁，包括适当保护平民和那些履行人道主义任务的人，制订维和行动的任务授权必须适当。维和行动为数众多的任务授权都明确提及保护平民的内容，我们认为那是进步。至关重要的是，维和特派团拥有必要的资源，以确保履行其这方面的任务授权。在最近的南苏丹之行期间，我们访问了马拉卡勒地区；在那里，我们实地目睹了联合国在这方面从事着至关重要的工作。

最后，我们要向联合国和它的机构及其执行伙伴在最艰难条件下开展工作的所有人道主义工作者致敬，也要向那些在履行其职责时献出生命的人致敬。我们以尊敬和仰慕之情缅怀秘书长伊拉克问题特别代表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2003年，他和联合国另外21位公务人员在巴格达遭受恐怖主义袭击遇难。最后，我们特别记得，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11位公务人员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中献出了他们的生命，突显出他们的勇敢和执着。

**拉梅克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埃利亚松先生、毛雷尔先生和卡罗海伊尔先生的通报。

在世界人道主义日，法国谨向联合国2003年在巴格达运河旅馆袭击中遇难的22位工作人员致敬。令人遗憾的是，11年之后，这场辩论仍然具有相关

性，因为人道主义行为体在其为拯救生命而存在的国家遭受越来越多的刻意定向袭击。

法国欢迎人道主义行为体的执着；正如卡罗海伊尔先生刚才强调指出的那样，他们在越来越艰难的条件下面冒着生命危险提供援助，受影响最甚的本地工作人员尤其如此。法国希望，本机构以及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听到了他的信息，这样我们就能一起努力更好地保护本地工作人员。

既然人道主义行为体是为了拯救生命、保护百姓和向最脆弱的人群提供庇护而来，那为什么这类袭击还发生呢？其原因是，因为镇压成性的政权采取的策略谋求剥夺叛乱地区民众的一切生存手段；因为遭到恐吓和被遗弃的挨饿民众更可能接受独裁统治；也因为袭击人道主义行为体是企图吓跑国际社会，以便在不被外界看到的情况下压迫百姓，从而做到犯罪而丝毫不受惩罚。

在苏丹，昨天，乃至今天，人道主义组织在遭受驱逐。在叙利亚，特别是在阿勒颇省，医院是该政权军队发射桶装炸弹的首选目标。在伊拉克，伊斯兰国散布恐惧和威胁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在索马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人道主义工作者的不安全进一步阻碍他们接触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正因为如此，至关重要的是，要确保在拥有数据库的情况下对袭击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事件采取后续行动。

袭击部署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人道主义工作者是一种可以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的战争罪行。除了适用于人道主义组织工作人员的保护平民一般规则——包括区分战斗人员和平民、审慎和分寸——之外，还有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具体规则。

为了防止和制止这种行径，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采取行动。必须调集每一件我们可动用的工具。维和行动的任务授权必须规定建立有利于人道主义准入的环境。我们在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的两个局势中尤其是这样做的。正如我们为苏丹和利比亚所做的那样，我们必须继续在必要时利用将局势转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的可能性；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

们未能为叙利亚这么做。我们还必须对那些阻碍人道主义准入和蓄意袭击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责任者实施制裁。

最后，我们必须确保对我们自己的决定采取有效的后续行动。在这方面，7月14日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叙利亚人道主义准入问题的第2165（2014）号决议，其中我们决定，当事各方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便确保所有人道主义行为体的安全和安保。叙利亚政权和极端主义团体都必须立即执行该决议。

主席先生，正如你在概念说明（S/2014/571，附件）中所提议的那样，为了上述这些理由，更新第2165（2014）号决议是极具相关性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联合王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要衷心感谢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和联络处主任马苏德·卡罗海伊尔今天做了有影响力的通报。

11年前的今天，对联合国驻地一次令人发指的袭击杀害了联合国22位工作人员，包括秘书长特别代表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像本会议厅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今天上午在楼下一次令人感动的仪式上向他们致意，以表缅怀之情。

令人震惊的是，11年之后，针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袭击仍然在继续。实际上，问题正在变得更糟，以致2013年对援助工作者的袭击达到了创纪录的次数——比2012年增长66%。2014年正在朝着超越这一数字的方向迈进。今年已经有79名援助工作者遭杀害，比2012年全年被杀害的人数都多。不能无视这一问题。正因为如此，联合王国安排今天向安全理事会做本次通报。

安理会刚访问了索马里和南苏丹；它们是世界上因援助工作者遭袭击而受到最严重影响的五个国家中的两个。这种袭击是一种战争罪，而且，正如

我们上周在海牙聆听到那样，恰恰是那种我们委托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那种罪行。

在世界各地，援助工作者都是在前所未有的危险环境下开展活动。在袭击最严重的五个国家中，有四个，即，阿富汗、南苏丹、包括达尔富尔在内的苏丹和叙利亚，是列于安理会议程之上的。援助工作者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非对称冲突和非国家行为体数量的增多提出了新的挑战。现实是，人道主义工作者被视为一种软目标。这是一种道德暴行，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由于要联合国在越来越不安全的局势中开展活动的需求不断上升，显而易见的是，人道主义工作者将仍然身处最前线。我赞扬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和各国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勇敢精神；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将援助送给处于困境的人们。

今天，联合王国宣布再供资150万美元，用于保护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包括用于支持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境内的非政府组织安全办公室。国际人道主义法在这些地区日益得不到遵守，令人尤为关切。正如瓦莱丽·阿莫斯副秘书长一再告知安理会的那样，即使战争也有规则。针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及其车辆、物品和设施的袭击不仅影响到这些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和心理，而且也影响他们救助需要援助者的能力。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确保国际人道主义法得到更广泛遵守，并对藐视人道主义法的人追究责任。

正如今天上午卡罗哈伊勒先生有力地提醒我们的那样，必须认识到，绝大部分——80%——的袭击是直接针对来自所在国的当地征聘人员。我们亲耳

听到他陈述了不安全状况对阿富汗人道主义行动前线的影响。但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是一样。最近，我们在南苏丹的本吉看到了出于族裔动机而针对南苏丹援助工作人员实施致命袭击的行为。转而通过使用当地人员运送援助物资来控制风险，却只会让这些人员遭受袭击的风险日益增加。

在局势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安理会有义务采取行动。各位同事记得，我们有一些工具可供使用。我们可以谴责那些行为。安理会就南苏丹援助工作人员遭到杀害一事发表了声明，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步骤，并且提高了人们对袭击行为的认识。我们可以直接采取行动。上周我们直接向基尔总统提及本吉袭击事件，呼吁他明确谴责此类袭击行为，不论肇事者是谁。我们应发挥自身的立法作用来确保维和行动获得授权和装备，以便为快速和不受阻碍地提供援助创造安全条件。政治特派团在促进各机构确保对袭击行为追究责任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对于惯犯，我们也应考虑实施包括针对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制裁。

11年前，安理会在巴格达联合国驻地大楼遭袭后一致通过了第1502（2003）号决议。今天通报的情况充分说明，安全理事会很有必要再度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将就安理会如何更好地保护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提出一项新的决议草案。现在是安理会再次发出声音的时候了。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责。

安理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中午散会。